

粵劇傳統劇目叢刊

五郎救弟 芳草探監  
月下追賢

•第7集•

廣東省、廣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

## 目 次

五郎救弟.....	老天壽記錄 郭式雄 傅煒生整理	(1)
芳草探監.....	陳仕元整理	(17)
月下追賢.....	郭式雄記錄 傅煒生整理	(29)

# 五郎救弟

老天寿記錄  
郭式雄

傅煒生整理

## 前記

“五郎救弟”述寫楊六郎延昭往北番盜取楊令公骸骨，番兵查覺追趕，六郎逃至五台山與五郎延德相遇的故事。這出戲各劇種都有不同的表演藝術，粵劇也有自己的特点。

這個整理本是根據粵西老藝人老天壽的口述記錄與廣州老藝人郭式雄的記錄整理的。字句有所潤飾。

**人物：**楊延德（五郎）

楊延昭（六郎）

老僧

番將

四番兵

楊延昭：（內唱二黃首板）（用高邊鑼、笛仔——噴吶伴奏）

打破，

玉籠，

飛彩鳳，飛彩鳳。

〔“滾花”鑼鼓楊延昭背着黃布小包裹，腰佩長

劍，持馬鞭上。

(滾花)

頓開金鎖走蛟龍。

本帥楊延昭，在天波府內，奉了老娘之命，前往西遼洪羊洞，盜取父親骸骨，今將骸骨盜回，誰料被番奴知道，追趕前來。天时不早，待俺火速催馬趨程。

(二黃滾花)

楊延昭，冲殺出洪羊洞，

戰中失却焦贊，難再相逢。

忙把坐騎來催動，(圓台)

又只見羊腸小道，峭壁高峰。(鐘鼓聲)

忽聞鐘鼓之声，迎風吹送，

一定是寺門晚課，擊鼓撞鐘。

何不借宿一宵，权且托庇于禪門宇棟，

(快“滾花”鑼鼓，圓台。

(續唱)

日影斜西，暮色迷蒙。

且住，萬山重迭，房舍全無，天時將晚，歇宿無地，那旁有座寺院，何不下馬，就向寺內借宿一宵。着，就是這個主意。

(下馬，行至門前，叩門。

大法師哪里？

(老僧“小鑼”打引上。

老 僧：(念白)

青罄紅魚長作伴，

爐香乍熱拜如來。

有人敲門，待我看過明白。(開門出)

楊延昭：原來是老法師，老法師有禮。

老 僧：原來是位壯士，阿彌陀佛。請問壯士，莫不是迷失路途？

楊延昭：並非迷失路途，只为貪趕路程，錯過宿頭，特來驚動老法師，欲在寶刹借宿一宵，天明立刻趨路，未知老法師可能方便？

老 僧：倒也方便，不知壯士有多少同伴，可有坐騎？

楊延昭：并无伙伴，只有一匹坐騎。

老 僧：這也不妨，壯士把它拉到天階西廊就是。

楊延昭：如此說，敢煩大法師引路。

老 僧：隨我來。

〔六郎牽馬隨老僧進門，老僧关闭大門，同圓台，六郎拴好馬。〕

楊延昭：請問老法師，哪里可作俺歇宿之所？

老 僧：那旁是伽藍殿，甚是幽靜，你可在此歇宿一宵。壯士請隨我來。（領昭圓台）這是伽藍殿，壯士就在此歇息吧！

楊延昭：有勞老法師了，請問老法師可有清茶，求賜一盞。

老 僧：要茶何難，請壯士稍待片時，待老僧取來。

〔老僧下，取茶壺復上，放台上。〕

壯士，这里有山茶一壺，壯士請便，老僧告退了。

楊延昭：勞煩了。

〔老僧出門欲下，忽然想起什么，復入。〕

楊延昭：請問老師傅，因何去而復轉？

老 僧：不錯，老僧有一言，忘記對你來講。我有一个門徒，脾氣不好，壯士千万不要惹他。

楊延昭：我是出門之人，哪有惹事生非之理，老師傅放心。

〔老僧叮嚀下。

楊延昭：且住，天时將晚，伽藍殿上，靜寂无人，何不取出父親骸骨，哭祭一番。着，就是这个主意。

〔在背上解下黃布小包裹。

唉！罢了老爹爹，我的年迈父呀！

（嘆息）

哭了一声爹來，爹不应，

叫了一声父來，父不聞。

你生在那里，那里葬，

那里黃土，作你山坟。（暈倒）

楊延德：（內唱二黃首板）

楊五郎，

在五台，

出了家。（双句）

好酒，好酒。

〔“冲头”鑼鼓楊延德扑出嘔酒，起身，醉步。

（霸腔二黃浪花）

天波府抛下了，

我的年迈媽媽！

今日殺來明日殺，

父子忠心保國家。

回首當年流熱泪，

楊家碧血染黃沙。

洒家楊五郎，字延德。想当初我楊家父子，保主雙龍大會，誰料中了奸人詭計，我父子死的死來亡的亡。洒家看破紅塵，走到五台山上，削髮出家。今朝奉了老師傅之命，下山抄化，遇見一班好友，這

个說道：“五禪師來了。”那个又說道：“五本官到了。”这个一拉，那个一扯，拉拉扯扯，扯上酒樓，大杯酒，大塊肉，飲得酒家沉沉大醉。（嘔酒）只見天時將晚，立刻縱步回山。

〔霸腔二流〕

紅日出東邊，往西而墜，  
空中飛鳥，往東飛。  
牧童橫笛，騎在黃牛背，  
江上漁翁，收釣歸。  
曾記當年，保主雙龍大會，  
酒家單人獨馬，闖出重圍。  
潘仁美賊臣，與楊家作對，  
陷害吾老父，撞死李陵碑。  
思念天波府，娘親和六弟，  
更難舍八姐九妹，馬氏賢妻。  
往事不提，回寺去。

〔圓台。烏鵲飛鳴。〕

烏鵲在頭上，叫声悲，  
手拿石头，要把烏鵲擊斃。（擲石醉步）  
又只見扁毛隊隊，半天飛，  
耳畔又聞，鐘聲傳至。（鐘鼓聲）  
一定是寺門師兄弟，念阿彌。  
手扳楊柳，回寺去。

〔“滾花”鑼鼓，半圓台。舉頭觀望。  
山門緊閉，事覺出奇。〕

且住，天時尚早，寺門關閉，所為何事？定有緣故，待酒家上前叫門。（打門）師傅開門，師傅，

你要开门呀！

〔老僧台左上，不作声，暗中把门闩拔开，闪在一旁。

楊延德：叫来叫去你不睬，待洒家打门进去。

〔延德双手用力把门一推，扑了进去。

〔老僧急将延德扶起。

老 僧：徒弟，你今天下山，在什么地方，饮得这样大醉而回？

楊延德：不错，弟子今天，奉了师傅之命，下山抄化，碰着一班好朋友，拉拉扯扯，扯到酒楼，大杯酒，大块肉，吃得大醉而回。

老 僧：徒弟，从今之后，不要吃酒食肉为高。

楊延德：师傅吩咐，弟子当得记下。

老 僧：这样才好，且随为师下去。

楊延昭：（长叹一声）

楊延德：嗳呀！因何寺内，有人叫苦？（“水波浪”锣鼓做手畢）

莫非老师傅，留藏了什么人在寺中不成？

老 僧：不错，方才有一位壮士，远方而来，借宿一宵，天明就走。

楊延德：现在何处？

老 僧：在于伽藍殿内。

楊延德：此处距离番邦不远，恐是歹人，待弟子前去盘问一番。

老 僧：为师也曾盘问，是个好人。

楊延德：师傅年迈，查问不明，待弟子前去问过。

老 僧：不用问了。

〔老僧拉延德入去，延德一拖，竟把老僧拖倒在地上，延德急扶起老僧。

楊延德：师傅年紀老迈，不中用了，弟子輕輕一拖，就拖倒地上。阿弥陀佛！

〔老僧下。楊延德圓台，進入伽藍殿。

楊延德：壯士在何处？壯士在哪里？

〔“冲头”鑼鼓作左右观看狀，見延昭睡在神台角下。

好一个出門之人，这等好睡，待我叫醒他來，盤問一番。噢，有人盜馬！有人盜馬！

〔楊延昭驚醒，拔劍就殺。楊延德扎架，用單脚踏着昭劍。

楊延德：你殺哪一個？

楊延昭：我殺盜馬賊。

楊延德：呸！若还是我來盜馬，哪有驚醒你这个道理。（踢开昭劍）壯士，俺來問你，从何处而來？

楊延昭：來路而來。

楊延德：往哪里而去？

楊延昭：去路而去。

楊延德：呸！洒家好言動問，因何这等无礼！你可知道洒家脾气？

楊延昭：这个嗎？（另場）方才老法师言道，有一个徒弟，脾气十分不好，莫非就是此人？待我上前，賠还不是。（回身对德）大法师，方才冒犯，望求見諒！  
（一拱手）

楊延德：阿弥陀佛。壯士，你究竟从何处而來？

楊延昭：不錯，是从大宋朝而來。

楊延德：壯士，既是大宋朝而來，洒家向你打听一家人家。

楊延昭：有名就知，无名不曉。

楊延德：这家人家，在大宋朝汴梁城內，有大大名堂。

楊延昭：究竟是哪一家？

楊延德：就是天波府。壯士你可知道？

楊延昭：俺是大宋朝汴梁城人，当然知道。

楊延德：天波府有一位余太君，現在可安泰？

楊延昭：老太君到也安泰。

楊延德：阿弥陀佛！

楊延昭：大法师，你動問天波府，難道你也知道天波府的事情不成？

楊延德：酒家若还不知，豈敢動問。

楊延昭：我反來問你，天波府內，有多少英雄？

楊延德：壯士既然要問，你便站听了。（二人同挂脚背台）  
（二黃首板）

大宋朝，

有一所，

天波府。（双句）

〔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天波府，有一个，老將姓楊。

他的名，楊繼業，本是世人景仰，

他的妻，（一捶鑼扎架）余太君，天下名揚。

產下了，七男二女，個个都是英雄猛將，

還把那，楊八順，收作兒郎。

他就是（高音）楊繼業。（拉腔）

〔延昭“水波浪”鑼鼓做手。〕

楊延昭：大法师，我請問你一声，楊大郎現在何处？你可知道？

楊延德：大郎嗎？（“擲捶”）他……他死去了！

楊延昭：怎样而死？

楊延德：壯士既然要問，站听了。

〔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大郎，为宋君，長捨命喪，  
可憐他，为國忠心，死在沙場！

他就是（高音）楊大郎。

〔延昭“水波浪”鑼鼓做手。

楊延昭：楊大郎这样忠心，死得悲壯！楊二郎又怎样？

楊延德：二郎嗎？你又听了。

〔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二郎，保兄長，竟被短劍刺胸上，  
可憐他，英雄年少，死得淒涼！

他就是（高音）楊二郎。

楊延昭：三郎又如何？

楊延德：这个嗎？

〔“擲捶”关目，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三郎，被馬踩，

〔“擲捶”鑼鼓做手，形容被馬踐踏的景象。延德跳出門走近台右角，背台“哭相思”，延昭同时亦下泪。延德回身入門。

（續唱）

踏成泥醬，

可憐他，馬失前蹄，人乘馬，馬踏人，人踏馬  
踩，死得淒慘！

他就是（高音）楊三郎。

楊延昭：听法师講來，三郎果然死得凄慘！請問四郎可有生還？

楊延德：（很憤怒地）四郎嗎？（“擲捶”）还在！

楊延昭：在哪里？

楊延德：壯士你要問他？

楊延昭：正要問他。

楊延德：你又站听了。

〔二人同舞蹈，扎羅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四郎，和八順，失落番邦不返，

惱恨他，貪生怕死，都招作東床！

楊八順（高音）和楊四郎。

楊延昭：那五郎又怎样？

楊延德：这个嗎？壯士，我想此人，不忠不孝，不要問他就罢了。

楊延昭：大法师，你把楊家五个儿郎講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單單不講五郎，却是为何？古人說道：“樹由根脚起，蓮蓬藕上生。”法师还是从头講到尾才是。

楊延德：壯士定要問，听了。

〔二人同舞蹈，扎羅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五郎，在五台山，身为和尚，

又不忠，又不孝，不忠不孝，舍了爹，舍了娘，

舍了蟒袍玉帶，穿上袈裟，長住禪堂。

他就是（高音）楊五郎。

〔延昭“擲捶”关目做手。

楊延昭：大法师果然講得明白。楊六郎又如何？如今可在？

楊延德：（兴奋地）六郎还在，还好！

楊延昭：怎样好？

楊延德：壯士要問，听道了。

〔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六郎，在三关，身为主將，

头戴盔，身穿甲，統帶雄兵百万，保护錦绣江山。

他就是（高音）楊六郎。

〔延昭“滾花”鑼鼓做手畢。

楊延昭：（二黃滾花）

法师講來，果是六郎狀況。

再來動問，这个七郎。

楊延德：这个嗎？

〔“擲捶”，作出七郎被綁，吊在柳樹，亂箭射死的形狀。跳出門，背台“哭相思”畢。复入。

楊延昭：大法师，因何提起七郎，双眼下泪？

楊延德：壯士哪里知道，我想七郎，死得凄惨，故而下泪。

楊延昭：怎样死得凄惨，还請法师講來。

楊延德：你又听了。

〔二人同舞蹈，扎罗漢架。

〔霸腔二黃慢板〕

楊七郎，回关內，搬兵求將，

潘仁美，將七郎，綁在柳樹，亂箭射殺身亡。

他就是（高音）楊七郎。

〔延昭“快撞点”鑼鼓做手。

楊延昭：（快二流）

听他言來，令我泪如雨降，

講出楊家父子，死得慘傷。

看他举动言行，好象五哥模樣，

請問法師名號，对我細說其詳。

大法師，与你傾談許久，还未請教高姓大名。

楊延德：我是一個出家之人，沒有名字。

楊延昭：法師說哪里話來。古道：“七十老翁有字号，三歲孩童有乳名。”難道大法師連一个法号也沒有？

楊延德：壯士當真要問？

楊延昭：當真要問。

楊延德：既然要問，聽道了。

（霸腔二流）

楊延德，削髮在五台山上，

身為和尚，就是俺五郎。

楊延昭：（失驚地）吓！你是五郎？當真？

楊延德：當真。

楊延昭：果然？

楊延德：果然。

〔延昭跪下，延德“滾花”鑼鼓做手畢。〕

楊延德：（二黃滾花）

壯士因何跪在塵埃上？

姓甚名誰請說無妨。

楊延昭：（接唱）

尊聲五兄，聽我講，

我是你六弟，楊六郎。

〔延德“滾花”鑼鼓做手。表示昭已如此鬚長，作

嘆息狀。

楊延德：（接唱）

聽說罢，我六弟就在伽藍殿上，  
估道相逢無望，誰想今日重會在五台山。  
令我悲喜齊來，更是無窮感嘆，  
六弟毋須下跪，且起站一旁。

六弟，因何來到此處？

楊延昭：（接唱）

天波府，奉娘命北番往，  
偷盜父親骸骨，轉回還。

楊延德：骸骨可曾盜得來？

楊延昭：也曾盜取回來。

楊延德：現在何處？

楊延昭：就在這裡。

〔延昭雙手捧包裹交延德。延德接过包裹，二人分邊哭相思畢。延德回身把包裹放在台上，與昭同跪下。〕

楊延德：（嘆板）

哭一聲爹來，爹不應，  
叫了一聲父來，父不聞。  
想當初，我們父子几人，  
保主沙灘大會。  
中了奸人詭計，  
爹你撞死在李陵碑。  
爹你在他那處生來，  
本該在那里喪，  
因何爹你，

骸骨留落番邦？

〔二人同“哭相思”，起立。

楊延德：（二黃滾花）

水在長江，流到海上，

人死何曾，哭得還陽。

耳边忽聞，鑼声响亮，（內鑼声）

六弟，你帶了多少人馬？

楊延昭：（接唱）

一定番兵來此，追捕弟郎。

楊延德：（接唱）

可惱番兵，把弟追趕，

賢弟不用，胆顛心慌。

賢弟，你且到后殿，待為兄退却番兵。

楊延昭：小弟从命。

〔延昭携回骸骨，匆匆別下。

楊延德：（續唱）

酒家連忙，把門关上，

〔先鋒鉞，作左右把門虛掩，在台后取出木棍。

“三捶”，跳上正面椅坐蓮花座，双手合十，棍用双臂承着，如韋陀架狀。

（續唱）

退却番兵，救弟郎。

〔番將領着四番兵从台右匆匆上。入头門，圓台。

見門掩着，冲开门入內，四处覘望，見延德坐着。

番 將：大和尚有礼。

楊延德：阿彌陀佛，施礼何來？

番 將：不錯！我們奉了太后之命，追趕一員宋將，到此不

見，我想定然逃進你寺中，你快把他交出來，奏知太后，自然重賞。

楊延德：呸！哪里來的什么宋將，你等无端騷擾佛門寶地，真真豈有此理！好好爬走便罢，如若不然，只怕你來則有路，去則無門了。

番 將：你這禿驢，如斯無禮。看槍！

〔番將以槍刺德，開打，延德把番將、番兵打敗。〕

〔延德“滾花”鑼鼓做手畢。〕

楊延德：（二黃滾花）

小小番奴，已被酒家打敗，

高呼六弟，你快出來。

〔延昭背着黃布小包裹，拉馬上。〕

楊延昭：請問兄長，番兵可曾退却？

楊延德：番兵經被為兄殺退了。

楊延昭：兄長何不與弟，轉回天波府，侍奉老娘？

楊延德：賢弟，自古道：“出家容易歸家難。”六弟請上，受為兄一拜。

楊延昭：從來都沒有以兄來拜弟，兄長不要吓坏為弟才好。

楊延德：賢弟哪里知道，為兄這一拜，非是拜弟。拜弟有如拜天波府老娘親。

（禿頭二黃慢板“教子腔”）

六弟你，請上來受吾一拜。（拉腔）

唉！罢了我的好、罢了我的好、好好好，好六弟，（拉腔）

手挽手，送六弟，步出了五台。

六弟你，背骸骨，回天波府后，要用棺材乘載，還須要，將爹殯葬，修建墳台。